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罗尔纲 王庆成 主编

太平天国

【八】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罗尔纲 王庆成 主编

太平天国

【八】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目录

- 避寇日记 沈梓著 / 1
卷一(咸丰十年二月至十二月) / 1
补遗 / 48
卷二(咸丰十一年正月至十二月) / 49
补遗 / 92
卷三(同治元年正月至十二月) / 95
补遗 / 164
卷四(同治二年正月至十二月) / 182
补遗 / 228
卷五(同治三年正月至七月) / 234
补遗 / 250
卷六 杂记 / 250
赵氏洪杨日记 赵氏著 / 265

戊类

文书

- 厉云官藏札 / 289
两樞轩尺牍(选录) 吴云撰 / 305
致周二南书 周天爵撰 / 315
致蒋达密函 龙启瑞撰 / 319
复前教授唐先生书 王拯撰 / 326
湘乡曾氏家书四封 曾麟书等撰 / 336
上曾国藩书两封 彭玉麟撰 / 340
与胞弟_{子仁}书 周鉴写 / 343
_{小崔}

避寇日记

沈梓著

说明：《避寇日记》，沈梓著，据罗尔纲整理本辑，原稿藏浙江省立嘉兴图书馆。这部整理本曾刊于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内。

沈梓，浙江秀水濮院镇人，“家贫力学”，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拔贡生（据嘉兴朱福清《沈征君北山传》，见《鸳湖求旧录》卷四）。嘉兴郡在太平天国统治下达四年之久，沈梓这一部日记，按日记下所见所闻的事，不免繁琐重复，但也正由于他不遗巨细，反复周详，可供考据之处不少。

卷一（咸丰十年二月至十二月）

咸丰十年二月十二日，余在新塍高氏，猝闻长毛贼于二月八日由湖州长兴县之泗安镇入。泗安界广德、长兴之交，四面皆山，为浙江门户。自三年、七年贼陷宁国、广德等处，浙抚每分兵防堵。七年后，皖难未息，浙防亦未撤。第诸防堵委员皆汰冗庸懦，泄沓无用，藉防堵为名以需廩禄；诸将率皆里闾无赖子，其弱者隶行伍为兵，其悍者应招募为乡勇，苟安无事，虚糜粮饷而已。二月八日，泗安风俗祭张大帝，不知何神，相传佐禹治水，其神像非人非兽之像，占丰歉赛会演戏，附近乡村男妇皆入镇烧香观优，而贼猝至，以故乡团及官兵乡勇等皆绝不为备，见贼而遁。贼遂长驱至长兴县，县令邑绅率民团守城，而湖协救兵亦至。贼攻不能入，遂取山道由安吉、孝丰、武康以窥杭州。

十三日，有石灰行乡亲以船载家眷自长兴逃难来者，云贼攻长

兴，县城未失之语。

十九日，新滕哗传南京总统张国梁差副将周天寿援浙，至长兴为贼四眼狗所伤，长兴失陷等语。

廿一日，得贼由武康至杭州之信，而讹言遂传抚宪被戕，北关门以至大关皆成灰烬之说。

廿二日，发书至苏付六弟，嘱其倘苏城事急，或从沈太原回双林，或从方广顺避难均可，不可一人独行，恐为兵勇所害故也。

廿三日，回濮，安顿老母及妻姊妹，而吾镇所闻与新镇相埒，而杭城究未失守，因请里中豪右速团练乡勇，为捍卫里井计，而诸豪右殊漠然。其所以漠然者，余亦知之，盖以举事重，而积资难耳。

廿六日，复赴新滕馆，是时运河南北两支港乡人皆伐墓木，钉断陡门，正家泾、妙智等汛皆然。余船从罢华泾出塘，又折而东，从张窑渡进港。是日在新，闻杭州十九日系总兵郑魁士领苗兵至杭防守贼兵，皆赤脚，有人亲见其到杭，而闻者遂以为长毛云云。

廿七日，塘栖许永利酱园迁回新滕，因望见大关火光，塘栖人皆逃，罢市，其园主即新滕人许菘圃也。

廿八、廿九，连闻杭州失守，余甚不信，以湖州、长兴未破，贼何敢深入杭州。此刻天已暖，菜花盛开。自廿七天渐阴惨，甚寒冽，有冰、风，且大寒，下雪珠，如严冬气象，阴霾不醒，至初四、五方止。

[三月]初一日，闻孝廉郑右坡往吴江，其船为领兵官夺去载兵，其舟子二人，于是日逃至新镇，云及载兵至长安坝歇夜。次日晨，有戴白顶骑马敲锣而至者，言杭城已失，令民迁避，兵勇皆逃散。故二舟子亦舍舟逃，连夜冒雨而走，由石门新市至新滕，衣帽皆湿透。然杭城失守之说，余犹不信。盖嘉协考武必推满洲，而杭人以满洲兵为不足道，向称卢幕营兵盾牌手、鸟枪手、腰刀手、长枪手，其超跃坐作如飞，而杭人习拳棒者颇多，往往上紫阳山推八卦石为高下。又自戊午春，长毛贼窜至金华，杭州绅士戴熙等复练乡勇，兼习水战。己未秋后，余落第在杭，适新抚罗遵殿至，大阅兵，官营及团练水陆军齐聚，军容甚盛，且严整，余故以省城不致遽尔失守。而舟子所见之白

顶骑马敲锣者，必是贼匪伪扮武弁，伪云省城失守，以慑官兵之心，使不复赴援，而彼（下缺约二十字）两茂才、一与夏蓉卿上舍、岳蓉仙茂才，此四人者，皆余旧友，豪于资，而与知里中事。（下缺约三十字）吾镇濒官塘，恐遭蹂躏，藉令长毛贼不来，且恐土匪从中窃发，其势不得不早为防守。防守之计，莫若团练。然必以资募人，则游手第求口食者，未必能竭忠心，出死力，且有财匮之虞，断难持久。为今之计，吾镇可先酌量写捐一笔公资，预备刀枪、火药、灯烛、火把、旗帜等物，其余钱存在各家，不必尽收，俟有事要用几何，则收几何。吾镇廿四坊，每坊分地而办，其坊度可出几何人，某人来，某人不来，预先写定，或十人，或二十人，或三十人均可。必择年壮、胆大而强有力者，其懦不任事者，不必勉强牵合，即不及廿人卅人之数，亦属无妨。喻以各保身家性命之道，预先给以军器，每十人，则在家守者四人，出御外侮者六人，择能干任事者一人以为五人之长。而每卅人则各举一绅士以统率之。每人身上插一小旗为识认，而统率之绅士则手执一大旗以指麾之，大旗与小旗一样颜色，而每坊各以旗色为别。如此则五人从其长，而其长则视统率之旗以为进退。日间则用旗，夜间则统率者执灯笼为号，而五人之长，则执火把以照之。廿四坊，坊坊如是，吾镇约计豆腐作、染坊、酱园、烟作、炼坊、铁店、脚班、挑水、茶馆、米店以及赌场、机房中人总可集三千人之数。有事则鸣锣为号，各执器械而出，每出力一次，则每人各给钱二百文，无事则各安恒业，以图生计。如此则费省而事易举。且每人各有妻子在里井中，其势不得不尽力，庶无临事而逃之患。且为绅士者亦身在行间，则不论贫富贵贱皆无推诿、规避、冒滥之弊，而彼庶几其出力也。且非独吾镇宜然，即沿塘各处乡村俱宜如此。乡间如大悲庵、张氏、麻栗村、下米柑桥、国界桥、妙智塘、南永、新塘南等处，各有殷户可以写捐数，备兵器，各有能干任事之人，依法行之，各可保卫乡里。阁下可请张秋史等到镇，嘱其条画此事为乡人先，使远近相率为之。凡有身家，谁不乐从，倘有棍徒勾连土匪蓄异心者，小则驱逐之，大则诛锄之。农桑不废，糊口有资，有急则辍耕而来，无事则仍归陇亩。一村鸣锣，则村村接应而

来,且六人出御侮,而留四人守本村,亦不致有奔东失西之患,此即古人寓兵于农,守望相助之道,最为妥当。果能声势相接,或数十里,或百里,则大贼亦不难坐困,何况土匪。且濒塘诸乡村,吾镇之唇齿也。濒塘有急,则吾镇各团练均当赴乡助打,不待寇至吾镇而始出也。且贼皆生路,我皆熟路,则吾得地势。论陆路则桑地之高起者与人身等,地南人走,则地北不能望见,又有竹园林木为之遮蔽,此等地方均可埋伏;论水路,则进塘通河之两旁各有横港小浜,均可埋伏船只。如此则贼且不能进塘,安能至镇。弟人微言轻,本不敢置喙,第谊关桑梓,有同船合命之理,何敢秦越相视。是以不揣冒昧,为知己陈之,惟高明取裁焉。书去,惟蓉卿以书来,云吾镇已写米一千一百担赈饥,安戢机工之失业者,团练事已集各坊水龙友为之备。会杭城已复,余亦不复晓舌。

初二、三、四等日,人情汹汹,或传杭城内外城均失,或云满城未失,镇人多有迁避乡者。

初五日,闻南京大营张国梁救兵至杭。

初七日,嘉兴署都司邵,旧为新塍汛地,寄孥于新,来信云:杭城已为张帅克复,长毛闻张到而逃,张兵追杀过半,余匪现逃城隍山、紫阳山上。初七日,有人自嘉兴来云:杭城失而复得,嘉兴府正堂张已有告示张挂在城门口。杭城贼匪已肃清,余匪窜入富阳而去,嘉、湖无患等说。

初九日,知杭城失守事,系福胜营兵变,为贼内应。嘉协副将魁临以武乡试提调在杭,留守清波门,为乱兵所杀,麾下弁以其尸归。福胜营者即广勇。戊午年长毛攻衢州久不去,而候补县缪梓领广勇奋力攻贼,贼去,缪以军功渐升至道。是年署盐运使,仍领广勇登城守,意缪必有苛法绳其下者,广勇于是杀缪而开门迎贼。或云前数日新解到宁波饷银十万,广勇知之,故先杀缪,后即抢藩库。

初十后,蔡峰琴茂才处有将军瑞所奏浙江死事诸臣名单,分被杀、阵亡、靖难三等,共□十□人。抚台被杀,藩台靖难,杭府匿井内被贼搜得杀之。嘉湖道逃至临平遭贼搜括财物,财尽被掳,于是投池

死。臬台麾下兵散，以亲兵数十人出城，被将军劾奏。许菘圃来馆，又云：克复杭城者系张玉良，非张国梁也。且盛称张先以一小船至塘栖，问土人杭城究竟失否，如已失，只好退守苏州。有窑货行伙某与张有旧，张询知满城未失确，即嘱伙某为乡导。既而麾下兵以次至，张即令塘栖开店贸易，张乃领兵前往，欲进下山门不可得，乃至北关门，率材官勇者四五人飞上城头，杀守者，竖张帅旗号。贼方煮饭就食，闻张至，各鸟兽散，张于是一鼓而驱之云。既而知贼专意掳掠，城门不守，故张得以入之也。又闻贼匪亦有从长兴逃者，被长兴人歼焉。

十七日，回濮，晤岳蓉村茂才，蓉村馆杭州关氏，方杭城急时，余甚忧之，相见后述遇贼状，不禁代为歔歔。蓉村为余述杭城失守状，云：贼初窜湖地，将军司道即请抚院罗遵殿计议，罗一筹莫展，臬司段光清乃提兵往守余杭之独松关。而贼侦知独松有兵，由武康、德清从双溪镇等小路抄出独松关后，遂于二月十九日至城下，抚院乃紧闭城，传令城外烧民房，屯兵扎营，将军司道等率满汉兵登陴守。自十九以后，长毛官军均放□，烽烟障天者□□□下各乡□家眷求一出城而不可得，臬司段亦领兵回城。贼取各寺泥木偶置诸苏堤、白堤，被以号衣，旁竖一旗，以为疑兵。又取死人棺木架而上城，□城□兵打去，乃于城下挖□□，城外小□中藏鸟枪手□□，城上有人出看，即施枪炮，以故兵勇不敢出觐。又匿老幼□□□外，屋中敲锣鼓□乐（约缺二十余字）亦无□□城击贼为令者。杭城有锡箔作□千人，皆诸暨人，有勇力足以制贼，各绅□□许以（下缺约十余字）抚院亦不允。又获奸细拆字王道平，审未必确，而抚院又不敢杀，而杭城遂哗言抚台通贼等语。廿七日，□□闻城破，并不见长毛□□□至四□□□□司兵来，官兵先盾牌、次腰刀，次鸟枪，次长枪，又亲兵百人护段，段于马上拱手邀百姓同杀贼。会有探子来，段询以抚台动静而不知，第相□□□□□长毛，段驰所部前往，中途第闻长毛至一声，前后各队均各弃军器号衣，从小路遁。段即按剑叱咄，不可得而止也。其实并不见长毛一人，官军之畏贼如此。然若段者犹素称节制之师也，而其他

概可知矣。段不得已率亲兵数十人回衙去。蓉村于廿八平明出城，豹子门仅开一线，雨行露宿。廿九日，始买船归。又遇父执俞慎之自杭归，彼亲见张兵至而长毛逃者，云贼专意掳略，城门不守，故张得以入之，以是知许菘圃言误也。为述遭难状，较蓉村更苦。俞又述城隍山张子陵羽士已投池死。子陵故儒家子，能书，余在杭时，时相过从，其祖张观仲亦茂才，与吾家本世好，其死也，余为张氏惜之，盖张氏本支无人矣。

二十日，为家母祝六十生辰，弟以习业未成不归，四妹以道梗不归，祝者惟余夫妇及姊与妹四人，□□扫墓。

廿五日，又赴新，路过陡门，见塘停枪船二三十只，皆白旗，于是知招募博徒之令确。是日，在蔡峰琴家询将军所奏死事者，知抚台被杀，至劾奏止。

闰三月杪，又有传常州失者，余曰此讹言，初不之信。

四月初六日，郡城朱霞轩孝廉来馆，为寻屋迁居避难事，云初五日沈书森提举自苏弃官回禾，飞片纸至□□家，云苏、常万分紧急，即速迁避。于是知苏、常真有警也。斯时余内计吾弟，若使之归，此刻生理艰难，业少人多，何地可容，若在家闲荡，亦非情理。此余所以嘱其从方宅逃避，此刻即使苏城有警，谅方宅必能照顾。且余曾作书托旧居停子沈笏田昆季，看时势行之，或留或去，沈氏定为我主持。且此刻果有急，则信亦无及，若其无急，则固不必来，第写信寄双林托沈氏照应而已。

初七日，晔传初四日苏城外广匪大放火劫掠，城门紧闭等情。余以广匪劫掠，则土匪耳，方在城内定无所害。苏州堂堂省城，故多豪右乡绅，广匪定能歼除。是日，兼得弟闰月晦日手书，云：“当遵命作行止。”绝不谈及苏城紧急事，余以是心宽。是夜朱霞轩有回信，云：苏州系土匪，并非长毛，且常州未失等语。

初八、九日，有自苏迁新者，皆云城门紧急，城外放火，城中尚无恙。

十三日，闻嘉兴过兵捉船。

十四日，又闻嘉兴过兵。新镇请鸾仙，余出问休咎。至傍晚闻苏城已陷，复得逃难船，询知确实，余方寸乱，不能赴乡。复谒关壮缪祠求筮，得“虽然目下多惊险，保汝平安去复回”之句，余心稍安，乃赴乡。

十七日，余思关帝签句，则吾弟不依托方宅，必回至双林，即作书往慰老母，又作书寄问沈宅，越三日尚无回音。

廿三日，复至镇。

[闰三月]廿八、九日，有镇台李廷泰领兵□□过禾援杭，闻李亦张国梁总统健将，在禾索饷□□府县无以应，几欲治以军法，幸邑令侃侃不挠，是以解。其军甚无纪律，进次陡门，寓万寿山寺，所至一空。陡门有张、陆二姓，方炊黍酿竹叶青、苏泉、三白等酒，俱为兵取去。既而往石门，至长安，闻省城失，不敢往，遂退屯嘉兴，驻扎西门外，纵兵掳掠，放火杀人，奸淫妇女。郡城外西北两门为墟，百姓骚扰，东南门外里井团练纳甲，凡兵有强贾商夺者，则群攻而杀之。李之兵大半降贼，大□□所掳之乡人为之担登（箠）执炊者，人数浮于兵额者三之一，故日刳数人，李初不之觉。李假总统命，凌折州县，需索供亿，嘉府张及秀水县张不敢谁何。惟嘉兴县彭，以宰相公子，数与之争，而李亦不敢谁何也。继因新署巡抚王有龄到省，而府县邑绅日以李之骄蹇不法，稟将军巡抚，而将军巡抚与张玉良言之，张乃趣李引兵去。某日闻嘉兴知县彭□□甚贤能，方贼陷省城时，知府张玉藻及秀水县颜兆镇惶恐不知所为，于守城方略一无所出，惟速令家眷束装出城避寇，以为民望，城内外居民纷纷奔避。是时市井歇业者多，如打铜作等佣工无所资必为患，彭乃首招游手为乡勇，给以口粮，约署副总邵英豪部署老弱兵勇，为守城计；约乡绅调度银饷，而豪富者多他徙，银饷无从取支，彭乃遣家丁即其家出私资二万金助之，令仓廩米毋得出城。而秀令亦招募乡勇为卫，城内外始稍稍定。彭乃常州相国蕴章七子，其出私资也，太夫人有书来以毁家纾难相助云。

闰三月某日，闻嘉兴杀一妖人方观周。时武备废弛，嘉协行伍空虚，且皆老病不堪用，乃招聚枪船及博徒之善斗者为兵。有博徒沙哥

者，故任侠，且曾从军，于是应府县招募领枪船在禾，方伪造（下缺约十字）内称沙哥为武曲星降凡，可立宇宙一番大事业；然必有文曲星为之辅佐，嘉兴方某之师文曲星也。簿为沙哥得之，疑甚，以示□总（下缺约三十字）遂弃市。盖方曾以伪札往上洋冒领兵饷，稔恶已久，宜其膺天罚。（下缺约三十余字）三月初十后，又闻府县招募枪船为兵，前年双林博徒以私斗伤□，苏抚徐（下缺约十余字）杖毙，钱蓉庄一名隐于乡，县令遂假手逮治其罪，然蓉庄虽死，而□党横行如故。是时各州县武备废弛，行伍空虚，乃赦濮院博徒沈牌士、严墓、沈三、沙哥、阿□、卜小二、小鸡、法大等（下缺约六七字）务即赦罪授职，于是枪船应者以千计，船皆挂白旗，新滕市河口船飞渡如织。某日，闻陡门桥上造一巷门，门仅容一人出入。

四月十六日，朱霞轩来馆，余询嘉兴近状，言三、四两日，城外过逃兵，由三青闸来。旱路则自北丽桥往城走西丽桥，在水路亦自北之西。副都司□架炮，三青闸逃兵来，即与约曰：“敢有掳抢劫夺者，即开炮打若。”兵皆唯唯，第索饷米，都司为办□□担与之，问：“张总统在否？”曰：“已死，大营且失。”又问：“大营既失，当守苏州，何故逃？”曰：“我主将已死，不逃归谁耶？”“然则此去将何之？”曰：“将之杭。”“然则守杭州乎？”曰：“否。”“然则各归故乡乎？”曰：“尚欠我饷银三个月，我何故归故乡。”如此云云。西北城门紧闭，一府两县，分驻西北两门外弹压，不准停船，不准滋扰。嘉邑令曰：“我嘉兴百姓甚蛮，见逃兵动必相杀，汝等沿路毋得停船逗留，自取其咎。”城中百姓男女皆登城观兵，船中重装满载，衔尾相接，亦有在岸步行，或挑担，或骑马，且有许多妇女骑马，而男人在后步行者。此皆平日所掳良家子女，匿诸军中，以为妻小，故挈以偕行，而不知者以为女兵云。前日又有奸徒伪扮官兵，以文报来索饷银一千两，并柴米□□担，铜锅二十只，局中无所措，勉措二、三百两与之。局中为办柴米等物，谁知彼得银后，即开船以去，以是知其伪也。又问城中若何守御之法，曰：“平日城内外诸绅士每日坐轿赴军需局，意气自矜，所写捐款，多半入己，与委员等赂遗相属，嘉兴元气伤于此辈，且希图议叙，夤缘功名，

所办保甲、团练、支更等事，皆虚糜无实济。一旦闻警，纷纷逃匿。昨日至局，绅士无一到者，只剩府县三个官，相对无言。此刻即欲调兵调饷，兵固无从调，饷亦何所可支。府县所招募乡勇数百人，皆自取囊中钱以给口粮，此刻贼匪不来则已，来则必失。”

十九日，闻都司邵遣其弟往苏州探苏城失守虚实，至□□，桥断不能去。

廿一日，闻枪炮声，传言贼至平望。

[闰三月]廿三日，至镇为六弟探双林信，且谒关帝求签，是日在蔡峰琴家，知十八日乌镇过兵，领兵者姜长贵，系抚院所调至平望防堵者。兵约三千人，自西栅外停船，至千金庙止。镇人调度粮饷□□与之，次日即发。姜亦健将，谓乌戍(镇)绅士曰：“我此去能胜，则嘉禾可保，否则，难支矣。”姜长短亦中人，甚瘦，在千金庙终日睡，而所携之刀则百余斤云。此在后严荻舟为余言也。

廿四日仍不得六弟信息，拟欲赴双，居停谓余曰：“盍先至尔府安慰老母，然后赴双。”是时连日闻炮声，又传言王江泾已失。

廿五日返濮，路上有谓湖州已失，贼匪已至□山，南浔镇且骚动迁避云。是日过陡门，见塘桥上果有巷门，而迎春桥上又新造一巷门以断西面一路，阮家桥拔断以断东面一路，此等皆无益之事也。午后，又有传嘉兴失守者，是晚陡门塘南北港门皆钉断。

廿六晨，欲往双林，以嘉兴信紧急，不敢弃家走。饭后哗传郡城失。已刻，在女儿桥吃茶，有人在大高墩望见烟起，午前，烟焰尚小，午后渐炽。廿七日，烟更甚，似山川出云，黑白异色，翔云观后，白坟上以及升平桥上等皆可望见，镇人谓是舟里街等处云。

廿七日，里中迁避纷纷，老母为弟不归，心痛甚，不暇为家计，余内计贼果至镇，则家中人可走而避，独先父灵柩在堂，未出殡，闻贼所至辄放火烧民房，城邑村落为烬，乃计舁吾父灵柩先殡诸野。

廿八日，烟焰渐绕上南，镇人谓是马王塘桥等处。是时镇上迁避纷纷，里中绅豪朱飞泉学博偕沈小芸茂才等与沈牌士谋聚各赌局枪船为团练，即土地庙捐厘局为团练局，写捐饷，给口粮，外御长毛，内

绥土匪。盖是时绸机废，织工失业，诸豪右虽叠经赈饥，而诸无赖子未足饜其欲，早蓄异心为剽劫，声且汹汹，故招集枪船为团练，所以戢之也。然枪船皆失业无赖子，而其势更横甚。

廿八日辰刻，出殡先府君灵柩于镇北之水木庵。朝饭后，团练局及乡人缉获贼匪四名，其一在居家湾剃头，落去竹牌一张，乡人噪而逐之，贼以一小青布包投市肆屋上。寻擒获余二名，皆于市肆拿获，搜其身皆匿放火具，琐碎似饭珠，着木则火发。其一系本镇乞丐，受贼番饼二枚，为乡导者，遂并杀于香海寺天皇殿丹墀中。是地遂为杀场。是日贼掳至国界桥、草荡等处，是夜又拿获二名。

廿九日，拿获五名，搜其身无所得，乃皆系诸香海寺钟楼下。廿九日长毛至陡门大塘，塘南北皆放火。又至正家浜竖旗。其出南门之长毛，从姚家荡掳至夷回草荡中，嘉兴人避难在草荡者又被掳。是日，烽烟四起，逼近吾镇，镇人迁避者八九矣。局中诸君子计无所出，闻国界桥保长魏老琪率秀才曹聘三等于长毛处进贡，暂为款贼计，吾镇因亦建进贡之议。至晚，闻进贡者仍被掳，曹聘三被掳至舟中而逃，秀才杨巽斋掳去。于是知贼不足款，而吾镇始决然以团练御长毛矣。姚、朱、张牌守东栅，朱德守北栅，沈牌士守西南栅。

[五月]初一日辰刻，长毛由正家泾进大悲庵，张宅被烧，张□□率众以鸟枪拒之，众却走，张卒被戕死。长毛烧其堂浜，吾镇团练往救，遇之北栅外，杀长毛一名，余皆击退。琪堂庵火未熄，长毛又至东栅外放火，团练诸勇东西奔命，御长毛于临官桥，团勇却退。长毛船进栅，乃放火烧永正禅堂西首民屋。团勇又御诸升平桥，伤我团勇一名，又却退，又御诸油车桥街。是日，长毛不过四五十人，以扬旗举火为号，有三、四人执旗者，甚舍命冲突。是日，在十锦塘火放不着，团勇见而畏之，以故屡却，后队者俱从间道脱走，其前队者力不支，乃闭巷门。会沈牌士率其所属至，骂曰：“平日食人食，今日乃拚一逃耶！”督令力攻，乃开巷门迎击，以大铕毙长毛执旗者一名，志益奋，长毛却走，追至十锦塘，又毙长毛二名，长毛乃（下约缺八字）镇者卯出酉归，故放火者至午而熄。先是廿九日长毛打新滕，长毛伤（下约缺五字）

大放火。吾镇因是日之击退长毛也，大恐，人言汹汹，皆曰明日长毛大队报怨。（下约缺十余字）恐明日长毛到镇以东栅为战场也，于是晚乃遣人先率家母及妻姊妹等至西报本庵避难，余自在家守夜。

初二日黎明，余亦至报本庵，辰刻，又至镇，（下缺约十余字）初二晨乡人齐集同御长毛，惟南横街及大街两茶馆方开炉扇火，而街上皆乡人各执长竿一根，纷纷会集，街上无站立处，□□茶馆（下约缺二十字）桥头探望消息，或云官兵到，或云长毛来，纷纷不一。既而人声稍定，余遂往南横街茶肆吃茶，寻知长毛大队（下缺约四十字）戮矣。午后至家中。是日街上虚无人，余又在家过夜。□乡下有土匪在妙智塘南一带乡间□□聚众。

初三日往（下缺约二十字）护猪至香海寺、翔云观、关帝庙等处烧饭，□□团练诸人而忝居司事者，贩米卖肉，肉价每斤八十文。沈牌士在局中辱骂，而（下缺约七字）闻官兵来以后，日日传此说，盖桐乡县方铨实于廿六日动身去杭请兵故也。是日，□团局守御事□□余眷属在报本庵皆地上草榻过夜及炊爨事颇不便。初三日，桐乡、石门两县皆有文书至濮，云大兵将到。自初一日以后，长毛不甚出城掳，故家母欲归家，以天忽大风雨遂止。是夜骤冷，家人皆伤风。初三日，余恐舍弟被掳，乃写年纪相貌履历一张，贴在局中，祈有人物色得之。初三日陡传吾弟至局中，余奔至局中，知伪传也。

初五日，余往报本庵扶家母归，其后家人以次来，自是以后，镇上稍稍有人来往。初二日传言关帝显圣，亦有传东岳庙神显圣，是日东岳大帝抬至翔云观圣帝殿，有庙役金聋子者，执香稽首，颡皆起青紫块。次日关帝亦抬至翔云观，香烟甚盛。初四、五日，有传关帝庙周将军之刀捏上一段，信者纷纷。余曰：“此神道设教，以鼓舞团勇及乡人防御之心，固不可无也。”初六、七日，四处贴条子，云观音菩萨显圣，令今后呼长毛为瘟毛。盖呼长毛则彼之势日以长大，呼瘟毛则彼将困于瘟疫以死。于是镇人皆群呼为瘟毛。

初六日，有官兵告示来镇，官衔巴图鲁。

初七日，望官兵杳无消息。

初八日，遇见成兴店伙萧山周二叔，自言昨日自杭州出东新关，走至长安镇，亲见大兵至长安，彼乃尾官兵后而行也。领兵官张玉良兵号称万余，其实二五折，不过三千五百人，今日可过石门，明日定见到陡门也。

初九日，望官兵仍无信，或云在石门。

初十日，探官兵仍不到，盖文书及委员时时来，而兵竟不来。

十一日，闻官兵在双桥筑土城扎营，是日，张玉良有告示来，云：有兵勇前来，其衣服与长毛相似，凡各乡镇团练毋得擅伤等语。

十二日，官兵前队二三百人由妙智直至陡门探望扎营地方。前队者，号小队，皆戴藤帽，出钱与乡人买饭吃而返。

十三日，张玉良兵翻营到妙智。闻张兵十里一翻营，如甲日以后营翻在前营之前，则乙日又翻前营在后营之前，每翻一营，必筑土城为卫，是固步步为营之道。然太迂缓，失机宜，使贼闻风而备，城可得入乎？以是知张未足以办贼也。

十四日，张玉良前队翻营在陡门。

十五日，张玉良亲营在陡门，以令箭传濮院照磨厅邬澍到陡门，邬因挽濮院镇沈小芸、朱星河同往。张令濮镇开设钱庄，以便兵勇兑银子为用，使不闹事。又令濮院大开市肆，平价卖买以给军需。是日，兵勇颇多到濮卖物及入茶酒肆者。余谓局中诸友曰：“兵勇在镇颇不便于民，且兵勇中安见无贼匪乎？我镇所以克保者，以四栅团练及四乡居民严搜奸细，每遇面生人及焦湖船水手即擒拿正法。自前月杪以来，日有缉获，今则不闻有所缉获矣。奸宄无所容，所以不致内溃。今兵勇杂沓，听其来往，久则街巷小弄皆将习熟，托以总统之命，谁敢禁止。令奸人从中匿迹而来，则他日必为吾镇患。曷令市侩贸易者以货物往陡门搭芦葦棚以开店，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使兵勇亦便于取携，而吾镇绝后患，云何不可。如不能，则请出各店之欲做兵生意者至十锦塘上开店，而紧闭油车桥巷门，使不通往来，如此则何如？”而局中皆脂韦辈，无可与言者。午后申刻，余与董味青往花园街茶坊叙谈，道遇沈谦如、小芸、翁镜蓉、夏蓉村诸人亦以此言告之，

而诸人亦莫适为主，余因是颇忧之。

十六日，兵勇来镇者益多，是日有五品衔委员骑马至镇，局中司事及邹照厅接见，既而无一言以去。是时吾镇失业之人担担至陡门卖糕饼果菜之物，颇得小利。

十七日，朱飞泉学博始于大街衣庄上兼兑银子，后乃令另开钱庄。是日，闻张玉良前锋吴再升扎营莫家泾，是时张玉良在陡门筑土城扎营，列兵器旗帜甚鲜明，袤延十余里，吾镇观者颇多。总统自住陡门桥下关帝庙中，观其气象，竟若可以破长毛者。

十八日，闻陡门桥巷门及迎春桥巷门均为官兵毁去。

十九日，张玉良前锋吴再升往三塔湾与长毛接仗，斩贼头目一名，余杀数人，以长毛首级悬陡门塘号令。

二十日，闻又接仗。

廿一日，闻长毛藏炮在三塔对岸芦荻中，吴再升以我兵鼓行而前，至三塔，望见对岸有黑烟，急引兵退，而炮已发，打伤数十人。

廿二日，闻张玉良亲军扎营莫家泾，吴再升扎营三塔湾。自是以后，兵日益多，枪炮声日日震耳，日日闻打仗，日日闻得胜，而嘉兴城终不见破，兵勇之买物往来吾镇者日数□□且骄横，甚而闯至良家室中，被镇人喊叫而始逃。有无赖（下缺约十字）至花烟墩上歇宿，局中出示禁止，枷号一人于翔云观，然终弗能禁也。兵勇又日抢农器及衣服等至濮院贩卖，又强兑银子，□□钱庄，（下缺约十余字）团练各局及石泾、笄山等处团练俱在盛陈兵器，日夜轮流，在灵官桥防守，于翔云观、香海寺、关帝庙、会馆、三清阁下如（下缺约四十余字）桐乡姚子坼于翔云观，子坼与武秀才葛某颇相投，（下缺约十余字）也。问：“连日打仗如何？”曰：“贼出城来则打，贼不出城□□□。”余曰：“连日闻枪炮声，何云不打仗？”曰：“演兵也。”“然则何以不攻城？”曰：“不敢也。即使城门（下缺约十字）”余曰：“何不使人跳至城上以探虚实？”曰：“军中若有此人，则早破城矣。”余曰：“以足下在营中，观其局景将若何？”曰：“秋凉再讲。此刻五月中，只两月矣。若至六月，兵勇皆不肯出阵，不过守住营盘而已。近日军营□□死，亦甚可喟

也。”□□□□闻枪炮声甚烈，自平明以达晚，镇人哗言张帅已破长毛进城。是晚，余立在仓前街打听，问兵勇之买物者，曰：“大人进城矣。”次日打听，则无其事也。张玉良以令箭来要铁器并铁抄为筑土城用。张玉良以令箭招木匠为制云梯，及造营门。沈小芸为钱庄需钱孔亟，往罗头乌镇兑钱，满载过双桥皂林汛，船与钱俱被兵勇掳以去。次日，朱星河、沈小芸亟往投张帅营申禀，张帅于是廉得其劫船者，而归其船与钱，失去钱二十余千。是日张帅自领队出兵，适天小雨，自南门打仗又至西门打仗，至北门又打仗，是以至晚方回营。是时兵勇日多，日日在镇饮食征逐，夜间多不回营，往往在烟墩茶馆等处歇宿，多至五六百人，黑夜且满街走。甚而掳人入营，使任挑担炊爨之责，诸多不法事，局中不能禁，禀于张，张乃调一把总秦姓，号春□，以令箭驻镇，使弹压诸兵及兑钱办饷诸事，则以令箭行。秦亦四川人，年五十余，乃张所信任者。

六月初旬闻吴再升兵扎营栅堰上。

初八日，闻枪炮声甚烈。是日闻长毛大败。是晚，又闻张帅进城。

初九，枪炮声更烈，是日，又闻张帅进城。

十一日，有兵勇十六人遍身烧焦，载至翔云观，以门抬至观中，就濮镇延医看治，其后乃无一生者。闻诸将日出队打仗，而贼多方以诱我兵，我兵莫适为用，以战场为游戏。张帅拥兵数万，城久不拔，惧无以报命，乃谓诸将曰：“城之不拔，非士卒之罪，乃诸将不能身先士卒，致士卒皆不尽力，而贼得负隅以自固。否则，贼困守孤城，岂有不拔之理。吾为主帅，受国重任，而弗能令诸将努力与士卒同心，求拔一府城而不得，吾罪大惧及，吾今与诸将约，三日不拔，必尔乎取之。”张帅乃日出阵督战，亲冒矢石，诸将亦无所规避，于是连获胜仗。前锋吴再升最勇敢善战，贼败入城，吴率所属鼓行进城，而帐下士以危言恐张曰：“城下必有伏。”张于是鸣金收兵，而吴前部已入城，闻金声，后顾无继者，不得已引兵出，而前部转为贼所伤。然此时闻贼屡败丧气，群怀遁思，张不于此时乘锐入城，而其后遂不可复为矣。越日，又